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重華宮藏二

皇上御筆書畫二

御筆己卯塡倉日命哈薩克人觀鐙火詩一軸

本幅粉箋本。縱九寸四分。橫六寸七分。行書。

毳羽來經五月程。上元盛典值都城。得敎餠節觀鐙火。為示懷柔洽衆情。陪臣數已較前多。更見親支遣洛那。邀賞慢須惜繁費。古來此事

幾經麽。化城蜃閣無邊幻。翠火明鐙依舊新。

亦有花鈿曾至者。解稱兩度沐恩人。虹光百

道燭層霄。信有龍門婪尾燒。護諸重幢增損置。

上元屈指纔旬朝。已卯填倉日。命哈薩克人

觀鐙火四首。御筆。鈐寳三。乾隆。幾暇臨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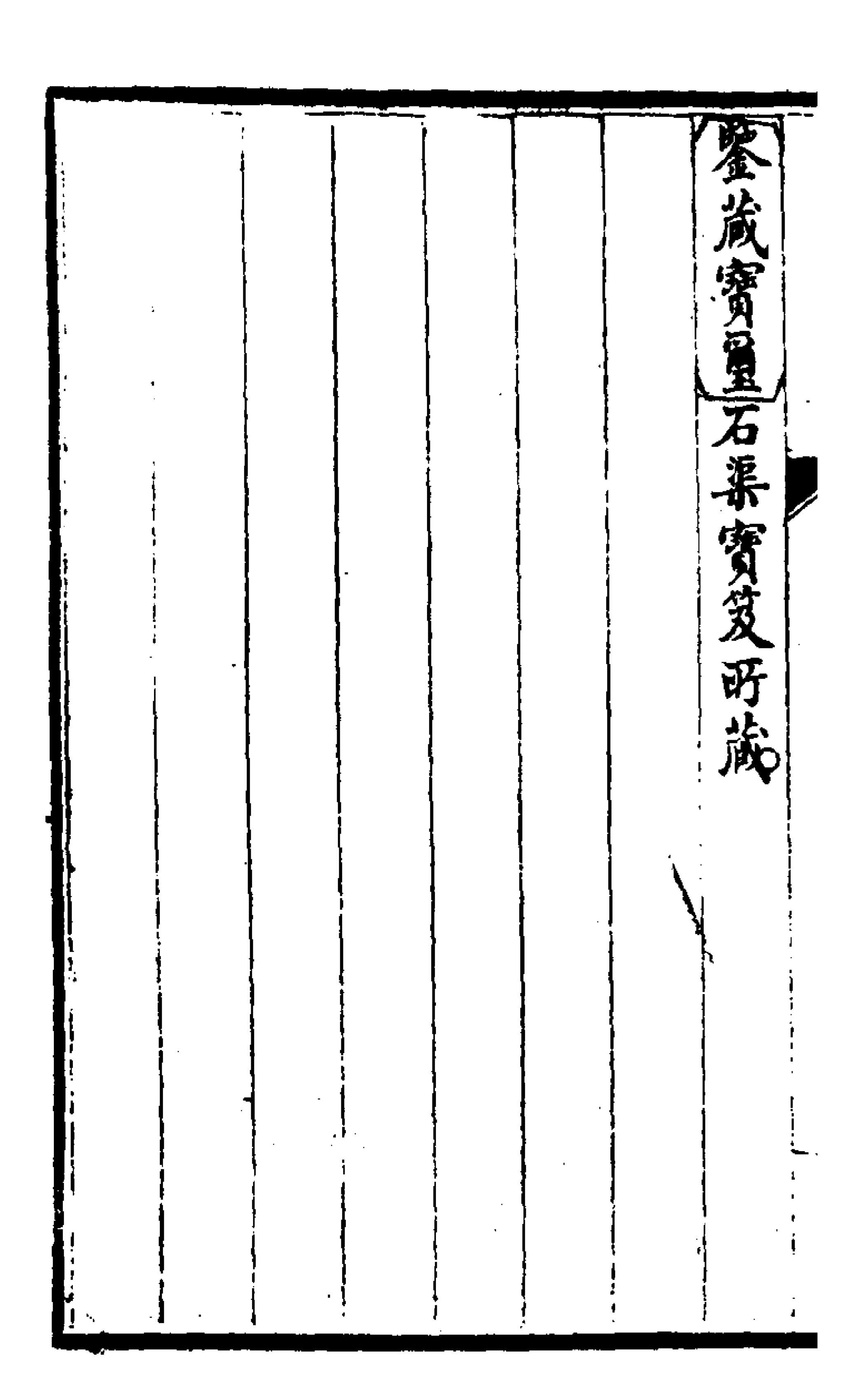
鑒藏寳璽 石渠寳笈所藏。

御筆古柯庭詩　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二尺九寸七分。橫一尺二寸五分。行書。

御製古柯庭詩。

庭宇老槐下。因之名古柯。若尋嘉樹傳。當賦角弓歌。閱歲三百久。成陰數畝多。底須向王粲。工拙較如何。　乾隆己卯春。御題。鈐寶二。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夷齊松圖　一軸

本幅金粟牋本。縱二尺九寸四分。橫七寸九分。水墨畫坡陀古松一。同根分幹。作交讓合抱勢。并題。

夷齊松歌。　逾僧機圖之嶺。而南折而少西。有松焉。側倚翠壁。俯臨迴谿。雙榦遥撐。干雲霄而上者。以尋丈計。其頂乃虬盤插攫。若樓若宮。自遠望之。謂兩樹之生。有如此相肖乎。既至樹下。

實則同根也。乃名之曰夷齋松。繪為圖而繫以歌。

有山盤盤。有水潺潺。逢二老其間。遠而望之。前者友而後者恭。若伯仲也。近而睇之。日斯邁而月斯征。乃同根生也。二老之芳踪。吾不得而知也。考之古則有其人。曰夷齊也。夫何餓西山而僵仆者。挺朔漠而輪囷。惟彼與此兮。孰主孰賓。豈惟周粟之不食兮。蓋自賦質以來。曾烟火之未親。詎黃農虞夏之不可見兮。元黃初判。

落落者與天地而長存。雪覆曦暄。何涼何燠。夏茂冬彫。何同何獨。獸伏鳥棲。何徵何逐。胡倚羸封。何榮何辱。吁嗟大隱兮。視此山木。乾隆歲在丁卯秋九月朔日。御筆。鈐寶四。雲霞思。墨雲

乾隆宸翰。幾暇臨池。

題夷齊松賦。僧樂圖嶺之下。有喬松。一根而二大榦。向名之曰夷齊。而繫以歌。數歲未經此地。今來則已燬於火。焦株突兀尚存。徘徊其側

者久之因感而為之賦　緊橫嶺之桊衍舊傳名曰僧機盤羊腸而就下既南折而少西有喬松之鬱鬱昔號之以夷齊料名實其並壽豈樵爛之不期因循未遇忽忽歲時重尋斯逕謂二老之我徯遥瞻失望見枯株之獨遺徘徊落莫於悒吁嘻夫其挺根拔出盾詎畏沙石之堙劙既其摩空盤翠又寧慮霜雪之凌欺是以閱滄桑而永茂侶椿樗以無危擬西山其毋忝擒東

壁已有詞，豈知火母惟杞巽即隣離，匪收童之偶失。盖谷神所黙為，爾其心空脈爍，不燃自炊，山雨不能息其燄。谷風徧復熾其威，吾雖未覩其焆㶳陂坂之狀，而早想見其灼熿枝葉之時也。於是陳根突兀以孤立，雙榦南北以紛披，鱗甲剝落，卧於巖隈，山禽尋巢而弗得，原鹿擇陰以徒悲。惜其淪於灰燼，命以車而載之。盖其遭刦爍燬之餘，猶足勝棟隆之吉，而九牛領穿以

難移者也嗟夫孰具形而無壞孰有成而弗隳
孰云真之匪幻孰恒實之名隨羨枯樹之卓識
更感歎其奚為然而少言之以八百為春秋者
何一經詠繞周紀而頓毀敗其如斯豈二老有
待余之名題也既名立乃飄然返沖寞以無辭
也抑謂名者表實之具而有所弗居也將轉𩔖
輪示第一義諦也其既隳者斯已毀而弗再其
不壞者固將同天地而並垂也知然而猶曉曉

不已者豈非余之癡也耶。項秋蒐木齋既成
是賦。迴躍後展閱向所繪圖宛然十二年前所
見。撫之增感。即書其上。已卯秋杪。御筆鈐寶二。
古香。太璞。附梁詩正汪由敦恭題。

扶輿有清氣。人物析毋同歲寒然後知世俗
紛盲叢。萬古亘沙磧盤盤兩蒼龍。託根本一
體雙撐遂摩空。礌砢飽霜雪。僵立甘長終。秋
蒐迴
衣領。愛此柯青銅孤芳相伯仲久矣逃秦封。遐思
千載上。比似誰能工。況節緬孤竹。讓國符高
蹤。得非來幻化。精魄於焉鍾。颼飀激寒濤。滲
然。首陽風。鄭重錫嘉名。名曰夷齊松。舊圖陋

章偃。落落摹貞容。

天歌發潛德。不數太史公。塵畔幸覯炙。懷古情難窮。臣梁詩正敬題。鈐印二。臣正。

塞山深處迴

仙仗。照眼蒼松插青嶂。分雙幹本同根。千尋聳壑仍交讓。駐馬摩挲

逸興橫。墨貽智允題嘉名。吟來

雲藻凌鮑謝。寫入溪藤歷偃容。首陽遺躅空千古。不遇尼山雖見詒。幸附青雲名益彰。龍門作傳氣為吐。山苗松絕域撐高枝。歲寒閱歷知幾時。霜皮慘淡友麋鹿。石骨偏砢騰虬螭。殊材自分老巖穴。豈意

宸遊表奇節。北海歸來同此情。孤竹有靈應歎絕。鄧林杞梓羅明堂。闡幽更不遺。龍蟠傳觀稽首再三讀。方識

神明用意長。臣汪由敦敬題。鈐印二。臣由敦。敬書

鑒藏寶璽烟雲舒卷遊六藝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彷邊文進栗喜圖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二尺七寸五分。橫一尺三寸五分。朱墨畫栗枝喜鵲。幷題。

御製雪詩。

時霙又慶佈崇朝。那更繽紛竟日飄。層閣已懸銀作網。上林都結玉為條。較來前度尤加渥。看去平鋪未肯消。寧不生歡寧不畏。福謙敢詡泰階調。 己卯臘月廿九日。瑞雪竟日。盈尺兆豐

忻慰成作雪窓命筆仿邉文進栗喜圖即書其
上以迓禧紀節御筆鈐寶六乾隆筆花春雨天
地爲師意在筆先橋落爲春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寶月樓記　一冊

本幅宣德鏡面牋本四十四對幅每幅縱八寸三分横五寸行書

御製寶月樓記

文有神會落筆可以千言興有時來待機不妨數歳寶月樓記之作遲速蓋有如是寶月樓者介於瀛臺南岸適中北對迎薰亭亭與臺皆勝國遺址歳時修葺增減無大營造顧液池南岸

逼近皇城長以二百丈計濶以四丈計地既狹前朝未置宮室每臨臺南望嫌其直長鮮屏蔽則命奉宸既景既相約之椽之鳩工戊寅之春落成是歲之秋久欲為記輒以片時来往率即成詠罷輟兹始叙而記之盖是樓之經始也擬以三層既覺太侈則減其一延不過七間裏不過二丈據岸者十之四據池者百之一池不覺其窄岸不覺其長拾級而登布席而坐則雲閣

瓊臺。詭峯古槐。峭蒨嶢巖。聳翠流丹。若三壺之隱現於鏡海雲天者。北眺之勝槩也。憑窻下視迴出皇城。三市五都。隱賑縱横。貫貿墆鬻。列隧百重。華蓋珂馬。劍珮簪纓。橅滋繁庶。益切保泰與持盈。此則南臨之所會也。於東則紫禁紫微。左廟右社。規天矩地。因上因下。授時順鄉。玉堂金馬。慚茅茨於有虞。法卑室乎大夏。奉此宮室。每同漢文恐羞之誠也。而其西則西山。起伏連

延。朝嵐夕露。氣象萬千。春雨霖而農興。秋霜落而林殷。是又神皋繡壤。下視三都與兩京也。樓之義無窮。而獨名之曰寶月者。池與月適當其前。抑亦有肖乎廣寒之庭也。夫人之為記者。或欣然於所得。而予之為記。常若自訟。是宜已而不已。予亦不知其何情也。系以辭曰。樓之聳。惕居高以悚。樓之廓。坦吾心以樂。樂與民同。悚勵已恭。樂不忘悚。樂斯益永。謂悚匪樂。悚不可樂

摛詞壁間因識意之所存 辛巳仲春御製并
書鈐寶二所寶惟賢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鹿角記一卷

本幅宣德箋本。縱七寸八分。橫三尺六寸八分。

御筆水墨畫鹿角一。

御筆行書。

鹿角記。

鹿。陽類也。夏至感陰生而角解。然解者自其委蛻。而新茸即漸長以成角。則六陽之義益明。蛻其舊而新生。必較舊加長且豐。兩叉

四叉六叉以至八叉。歷數十年而後成。或踰八
叉者。不可辨其年歲。蓋千萬中一遇。而其鹿亦
必數百千年之壽矣。嘗閱武庫所藏
皇祖時鹿角一。記曰。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五日。
上於巴顏陀羅海所獲。其長自尌骨至尖。各三尺九
寸有十分寸之五。兩尖牴直得七尺有九寸。兩
末徑距凡四尺。叉之數十有六。㝡末者不尖而
博。狀如魚尾。又如芝朶。近尌者其圍八寸有十

分寸之二。既堅且澤。不紾而昔。景鑠哉。是蓋我
皇祖神威所攝。山靈不敢閟其珍。用出瑞獸。以燕
聖人。而什襲天府。示我後昆。俾無忘
前烈。詰戎益勤也。予小子敬仰之下。不訝鹿角之奇。
而思鹿角所由來者奇。庸可不表章厥蹟。勒冊
府以永垂乎。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今
木蘭之鹿。與夫吉林之麋。無不解於夏。豈古之
麋。非今之麋乎。是又不可得而知矣。汲冢周書。

至謂麋鹿之角不解。為兵戈不藏不息之兆。荒誕更甚。毋容闢謬。因為鹿角之記。遂並識之。乾隆壬午新春。御筆。鈐寶八。乾隆。深心託豪素。得象外意。即事多所欣。游六藝圃。天地為師。摛藻為春。

引首

御筆。珍闌懷瓊。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五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

徵耄念之寶。水月兩澂明。筆花春雨。用筆在心

陶冶賴詩篇。寫意于物。聊以觀生意。化工四氣

為全施。吟詠春風裏。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仿沈周杏花　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三尺九寸。横一尺。設色畫杏花一株。并題。

老沈粗毫寫嫩葩。興來偶仿一枝斜。纔懷春館吳雲隔。孤負東風幾樹花。　石田爲慶雲庵僧寫杏花。以粗筆作幹。淡色點花。蒼勁中特饒韻致。幾暇摹此。並題以句。壬午清和御筆。鈐寶五。乾隆。研露。烟雲舒卷。攡藻爲春。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一軸

本幅宋蠟牋本。縱三尺一寸一分。横一尺四寸三分。楷書。

臨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起勑典掌王言至散官如故見 養心殿所藏

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勑

壬午夏日。臨顏真卿巨川誥。御筆。鈐寶二。乾隆宸翰。惟精惟一。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畫紫蘭　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二尺三寸五分橫一尺四寸五分設色畫盆中紫蘭湖石并題

卉有稱蘭其色紫葉將花似少香風奪朱已見尼山惡紉佩難期楚畹充　紫蘭之名不見羣芳譜令見此花因設色寫之以補花史所未備云癸未清和月御筆鈐寶五乾隆意在筆先落紙雲烟游六藝圖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書史記漢高帝論蕭曹等事 一軸

本幅粉箋本。縱四尺六寸。橫二尺三寸。行楷書。

史記載高帝論蕭曹等事。膾炙人口。率以為呂氏之禍。高帝若先知。而終令平勃安劉者。然。嗚呼。世之好奇。而不繫之以理。有如是哉。夫高帝素稱知人善任。而蕭曹輩五人。又其所與共患難。日夜諮諏庶事者。有不知之患。而論之當乎。

若夫呂氏之禍。高帝所不期也。呂氏之妬。高帝則誠知之。然亦不料其日後很籍若彼之甚也。徒以徼時結髮。惠帝復年長。是以割愛而立之。此高帝之疑也。使帝預知必有後日之禍。幾於移漢祚焉。則帝權其輕重。廢呂氏立趙王。且遂其願。以高帝分羹之忍。何不可為。而獨顧惜呂氏。徒令周勃為太尉。以救漢祚於可存不可存之間。雖愚者不肯為。顧高帝肯為之哉。余故曰。

世之好奇而不槩之以理有如是哉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司馬遷盖不能辭其責矣。書史記漢高帝論蕭曹等事。乙酉春。御筆鈐寶二。所寶惟賢。乾隆御筆。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開惑論　一卷

本幅宋粉牋本。縱一尺二分。橫一丈三尺二寸五分。行書。

開惑論。見御筆開惑論軸。乾清宮所藏

是論成於己卯奏凱後。敘西師原委特詳。適得佳紙。錄一通以誌

籌筆藏功。皆

天所默佑云。乙酉春日。御筆。鈐寶二。得象外意。乾隆宸翰。

引首

御筆　蔵功溯始　鈐寶一　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八徵耄念之

寶　筆花春雨　即事多所欣　石渠寶笈所蔵

御臨三希文翰 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九寸四分。橫三尺三寸。行書。

三希文翰。臨王羲之快雪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俱見乾清宮所藏

御臨王氏三帖冊

右墨迹三種。為三希堂珍鑒之冠。橅仿不下數十本。年來雖未展習。而蹊逕時往來於懷。行館幾暇。適几有舊箋。因背臨之。心摹手追。頗能得其什一耳。乙酉暮春。御識。每段分鈐寶。如水如

鏡落紙雲烟天地為師摛藻為春乾隆烟雲舒

卷乾隆宸翰

引首

御筆臨池三昧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米芾和林公峴山詩帖 一軸

本幅灑金箋本。縱三尺七寸四分。橫一尺四寸五分。行書。

皎皎中天月。團團徑千里。震澤乃一水。所占已過二。娑羅即峴山。謬云形大地。地惟東吳偏。山水古佳麗。中有皎皎人。瓊衣玉為餌。位維列仙長。學與千年對。幽懷久獨處。迢迢願招類。金飇帶秋威。欻逐雲檣至。朝隮輿馭飇。暮返光浮袂。雲盲有風駈。蟾

餮有刀利亭亭太陰宮無乃瞻星氣興深夷

險一理洞軒裳僞紛紛夸俗勞坦坦忘懷易

浩浩將我行蠢蠢須公起題

米芾和林公峴山詩帖乙酉清和月御臨鈐寶

二乾隆宸翰惟精惟一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書杜甫南池詩一軸

本幅宋箋本。縱五尺一寸五分。橫二尺九寸五分。行書。

秋水通溝洫。城隅進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氊。

此杜甫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作也。地因詩以傳。茲以迴鑾川途始經。遂艤舟一遊。愛其詩而不更和。輙走筆成七律。題少陵祠。並於落句致

意焉因思南巡蹕路所由江浙諸名勝凡東坡題詠者不下十餘所皆一再次韻且有三四疊者于美詩蹟止此一篇豈容恝然置之然曲彌高則和彌寡誠有未易幾及者余究心詩學多年箇中甘苦知之最深獨於老杜讓其精詣蓋得諸閱歷之餘非漫示謙冲也祠中舊有碑鐫杜詩二首為明嘉靖間越人楊某書其名漫漶不可識東嶽雲峯起篇乃簡許主簿之作涵附

南池誤矣。因為別立一石。專書秋水章。刻之以

誌數典。所自。乾隆乙酉清和月上澣。御識。鈐寶

二。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董其昌書無名公傳 一軸

本幅蠟箋本縱三尺二寸五分橫九寸五分

行書 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喜過美惟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於肩室大於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胃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懷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

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意氣。色斯舉矣。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歟。

臨董其昌書無名公傳。乾隆乙酉季夏月上澣

御筆。鈐寶三。乾隆妙理得俛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周易枯楊生稊辯詁 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五分橫五尺九寸

行書

讀周易枯楊生稊辯詁 易大過之九二曰枯楊生稊王弼注云楊之秀也孔穎達謂枯槁之楊更生少壯之稊取象顯而易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從之考夏小正云正月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戴德自釋其文確然可信足與弼注相發明

且微獨王孔之說為然也唐以前諸儒講易者莫不然即鄭康成書作荑而解為木更生虞翻詁作稊而解為楊葉未舒辭雖小異義實不相遠也惟朱子本義以稊為梯且訓為根謂榮於下者其說本之程傳而程子則舉劉琨勸進表發繁華於枯荑為證夫琨信筆為文無與易理然亦未明言根義而荑之訓又為草琨所謂枯荑安知非在彼而不在此其不足據審矣程朱

之意。不過以卦體二爻初陰在下。遂以爲下生根梯。而於五爻老陰在上。則以爲上生華秀。夫以二之比初爲老夫得女妻。五之比六爲老婦得士夫可也。若拘上下爻之象。以根梯華秀分上下而言。則不可。朱子不又云乎。榮於下則生於上。既曰生於上。非秀而何。矧植物之性。其生莫不由根而幹而枝而芽蘗。若舍稊秀而專言梯。且訓爲根。則所云生於上者。曷所指乎。玫之

朱震河上易傳曰二變而與初二成艮巽木在土下。根也枯楊有根則其稊秀出稊稊出楊之秀也。震未嘗不兼言根而引而至於稊則較程朱之說為賅舉矣。間嘗綜爻象之辭而覆按之。生稊必當以弼注為正。蓋陽雖過而濟以陰故能成生發之功。譬枯楊之生稊。稊始孚秀而具生生不已之象猶老夫得女妻之過以相與也故无不利也。五爻生華。直當作華絜䌌。陸佃埤雅

云。柳華一名絮是其義矣葢楊而至於華絮。其生意已過自此以往將就衰落故不可久也亦猶老婦得士夫之可醜也則以象辭釋爻辭其義自合。即以卦體證爻象。亦無弗合又何必泥程朱之曲解為梯乎。但梯之為字。雖今時所行大戴禮亦從木。然詁解無異其義。或出刋寫之譌而張參五經文字。則列稊於禾部。唐國子學石經。本漢鴻都之遺。最為近古而木旁之梯。則說

文廣韻並訓木陷○與發榮義無涉○亦不可以不正○　乾隆丙戌新春御筆○鈐寶二○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引首

御筆○　生機象義○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有同春○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張縕古大寶箴一冊

本幅金牋本十六幅縱一尺六分橫一尺五寸二分楷書張縕古大寶箴見乾清宮所藏御筆大寶箴卷款

丁亥冬御筆鈐寶三亮天工乾隆宸翰惟精惟一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本幅宣德牋本。縱八寸、横三尺七寸三分。前水墨畫麈角。標題

南苑麈角圖鈐寳三天地為師見天心情賞為美後行書

麋角解說　壬午為鹿角記。既辨明鹿與麋皆解角於夏不於冬。然月令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過冬至陡憶南苑有所謂麈者

或解角於冬。亦未可知。遣人視之。則正值其候有已落地者。有尚在對骨。或雙或落其一者。持其已解者以歸。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理不易窮。而物不易格。有如是乎。使不悉麈之解角於冬。將謂月令遂誤。而不知吾之誤。更有甚於月令者矣。然則月令遂不誤乎。曰月令之誤。誤在以麈為麋。而不在冬之有解角之獸也。蓋麋之於麋。北人能辨之。而南人則有所弗能。麋之與麈

亦如是而已耳。且說文訓麈有麋屬之言。而名兆則又曰鹿大者曰麈羣鹿隨之視尾所轉而往夫鹿也麋也麈也迥然不同。亦不相共羣而處實令人所知者而古人乃不悉其孰為鹿孰為麋孰為麈則月令不云夏至麋角解冬至鹿角解為幸矣。而又何怪乎其誤麈為麋也耶。既釋此疑因為說以識之月令古書不必易靈臺時憲則命正訛以示信四海焉。說既成書卷

藏之石渠並繪塵角卷端為千載闕疑徵實丁亥仲冬上澣御筆鈐寶三靜中觀造化乾隆鑑藏寶璽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几席有餘香秀色入窓虛用筆在心花有同春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生春詩 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一尺二寸五分橫三尺八寸五分行書

生春二十首用元微之韻有序 貞元一氣羣仰

天地洪慈熙皡百年實賴

祖宗厚澤縱言政教返樸一日之樂可聽諸市曰情貴聯遐邇萬方之來當饗爾爰自紅箋書福開韶而歛錫殷欽以及綵字宜春御氣而雨暘期若

賡歌每屢稼穡宴賚所寓懷奈未至風和日麗之辰先會釀泰含熙之趣因讀元稹生春廿什揭思丙寅及作三秋然而玉露金飈未免心生蕭索即彼分霞帶雪本屬借境鋪張斯廼據實事以成吟仍即依前韻而得句無須頻拈梅柳殊稱自具體裁意獨重于春生言亦關乎政飭昇平有象補帝京景物遺篇寒儉未除笑石湖村田樂府惟是嵡嵡疊詠頗覺後勝於前雖云

草草成章聊識未荒斫學　何處生春早春生

斗柄中麗

天居北宿指艮轉東風玉杓垂如注璿璣象已融拱

辰恒近極率領衆星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積

雪中照墀常若月樓瓦不妨風扶脊離離閃垂

簷滴滴融宮鴟能避冷枝入萬年叢　何處生

春早春生書福中迎年應臘泝施惠守

家風鳳篆鵲班布硃箋墨瀋融堂廡欽欽錫雲叢漫

言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氷戲中。踉蹡蹴飛雪。
撊挨摶鷩風。詎數跳丸捷。非訛麼鞠融。論功遍
行賞兒藻羽林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臘鼓中。
毛勇鳴送冷。腰細響隨風。草紐芽將發。蟲坯戶
漸融。冬冬繞街巷。忙煞小兒叢。　何處生春早。
春生春帖中。詎云期應節。亦欲驗歌風。傳字惟
蘇軾。談經執馬融。準今還酌古。藻拔翰林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須賜中。壯羊肥帶凍。束鹿警

乾風繡袋星辰爛綵箋粉碧融恩波教共沐足
傲小山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餽歲中通情隨
地産餉節任鄉風硯匣琉璃煥茶杯沆瀣融東
坡題句罷縋念在蠶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守
歲中一宵辭舊臘明日迓條風耳厭漏聲遲情
憐燭影融兒童那知惜玉筍鬧成叢　何處生
春早春生爆竹中千門鳴入夜萬户響成風啟
蟄雷前發晞陽雪不融星星纔欲點却走內家

叢。何處生春早。春生仙木中。神荼為鬼伯鬱
壘有罡風。吉語符如券。邪氛消以融。至今傳度
索。桃樹尚叢叢。何處生春早。春生獻歲中。
慈寧臨正旦。長信啟祥風。率拜王公集。秩陳禮樂融。
思齊千萬壽。籌滿海山叢。何處生春早。春生元會
中。一年欽首祚。萬國覲同風。淑律鸞旗展。初陽
鳳闕融。普天人益歲。喜氣上眉叢。何處生春
早。春生三素中。玉樓雲作蓋。金闕駕隨風。紫綠

白無褋郁綸囷有融最憐凝望者迷目八輪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布令中十行無斬澤萬里
有從風水旱加月賑閭閻幾景融叮嚀諭大吏
毋使獘滋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綵勝中金蜂
渾出勢玉燕欲翻風麥穗豐年兆曇花瑞氣融
裁羅還疊錦鬬巧翠鬟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
盆卉中梅仍高士傳松自古人風漢代侵侵有
唐花色色融憐他日增巧開到鼠姑叢　何處

生春早春生桃菜中鋪簾平設凍植障曲防風

七種堆盤翠五辛熨齒融底須緼火廹紫綠白

分叢何處生春早春生

祈穀中上辛傳漢制元日遡周風匏爵三升肅簫韶

九奏融屏營顒

綏屢豐徧黍禾叢何處生春早春生元夕中玉輪

剡滿夜碧宇淨徹風爀熗光含響蚖膏暖帶融

明朝園裏望萬樹著花叢戊子新正月中澣

御筆鈐寶三乾隆天地一家春卍有同春

引首

御筆儷什賡韶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灤河濡水源考證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六分。橫二丈五尺。行書。

地名旁注對音清書

灤河濡水源考證

濡水見史傳者凡五。說文出安東入漆涑者涿郡之濡也寰宇記出易州窮獨山一名聖女水者易州之濡也並音儒左傳出高陽者河間之濡也音而三水皆由天津入海出獨石口外之濡讀如難音與灤近其水自由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與畿內三濡迥不相涉又水經注蒼梧之濡水出永豐縣濡山字亦音儒名亦適相同耳而惟灤河之濡水源遠流長雄於其

四。酈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也。昨歲命方觀承考濡源委。亦既繪其梗概。條分縷析而為之說矣。然以漢文訓蒙古語。未如同文韻統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類。穿鑿更甚。蒙古語謂堆砌石以表祭處為鄂博。方觀承乃書作峩軷。且引鄭氏及詩大雅之當記為軷祭行路神之義。鑿而謬矣。曾為鄂博說以正其謬。他如們綽克之為們倫。達巴罕之為大蹋。類此者不可枚舉。難以一一為之辨訂也。因命嚮導大臣努三。挈方觀承所遣同知黃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於是二千餘

里之灤河。曲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註其地名。及諸水之滙流。而酈道元歐陽修等。並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條。考証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較之灤河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濡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

所由殊然則就同文韻統會中外而傳濡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山為興安正輸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而西北過上都城入於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脈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密與他山興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爾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西北經訥克里和洛有小水自東注之又北經哈丹和碩之西噶勒都思台之水自東

注之又曲折西北流至茂罕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此計七十餘里三道河自東來滙之其水一出摩霍爾達巴罕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庫爾蘇達巴罕各相距十餘里滙為一河河流始暢又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先後來注之八十里經察汗格爾俗名凉亭西烏蘭河也至上都店入多倫諾爾界又北流十餘里經淖海和碩折而東北二百五十餘里經博洛河也至庫爾圖巴勒噶遜河也喀喇烏蘇自東注之又

三十餘里至上都河也上都即元開平府灤水經其城南故名上都河

察汗諾爾自北注之又六十餘里經都什巴延

珠爾克山至察汗鄂博東克伊綳河自東北來

滙之河出興安山梁之陽南流伊克霍爾昆巴爾霍爾昆伊扎爾三水自東注之西與海嚕台河合而為一入於上都河河水倍暢折而東南流十八里

至磴口。額爾德尼布拉克自西注之其水經多倫諾爾之北

又十二里至大河口。圖爾根伊扎爾河自東

來滙之。其水亦出興安山梁之陽逶迤西南流錫刺扎拜自北入之又西南流摩霍爾

伊扎爾自東南入之匯注於此又南流七里沙岱布拉克自西注之又折而西南流二里霍洛圖布拉克自東注之又九里海拉蘇台河自西注之又一里蒐集布拉克自東注之又南流一里渾齊布拉克亦自東注之又十里察汗郭勒自西注之又十一里什巴爾台河自東北注之其水出伊克空郭洛羅博西爲木蘭圍游西界又折而西復折而南八里克篝布拉克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雁北灘入四旗廳界布爾

噶蘓台哈丹和碩河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半
壁山又南經大廟灣折而東復折而西南五十
八里頭道河自西注之又二里羅客塔子亦自
西注之轉而東南流三十二里至木廠又折而
東流二十四里經韮菜梁又九十五里經小遼
東至斥地摩霍爾阿爾善所出之湯泉自南注
之又二十七里經西乇庫爾奇勒河俗名小濼河自
北來滙之其水出興安山梁之陽三支分引過扎霍隆和洛合為一西南流會瑪尼

圖卡倫哈朗圭達巴罕珠爾噶台海拉蘇台諸水折而東南會霍果郭勒哈爾渾諸水又噶拜卓索阿曾布拉克昂阿諾水復先後會之合為一河注於此自此遂名灤河。又二十七里至郭家屯。折而南流四十六里。至大對山。又折而東。復折而南。屈曲行八十餘里。至興隆莊。入喀喇河屯界南流五十九里。經五道河。折而西南流四十九里。至張博灣。興州河自西北來匯之。其源出沙爾呼山西經土城子東南流。曲注於此折而東流七十餘里。經喀喇河屯。繞行宮東流。伊遜河自北

来滙之其水發源圍場内南流經博洛河也與伊瑪圖河合西南流屈折注此東南流三十四里至石門入熱河廳界又四十七里經鳳皇嶺固都爾呼河自東北来滙之其源出固都爾呼達巴罕西南流與茅溝河合又與賽音郭勒河合三源既滙沿避暑山莊東北其水會茅溝後即與湯泉合至是行宮内亦有溫泉流出滙之遂名熱河水至此益大折而南流四十三里白河自西注之此與發源瑪尼圖達巴罕經密雲縣會潮河之白河異又三十三里老牛河自東北注之又三十三里至滴水崖南二河自東注之又十

里柳河自西北注之又六里車河自西注之又三十餘里至門子哨入遷安縣界黃花川自西注之又三十二里清河自東注之又九里豹河自東北注之折而西流二十里經灤河灘又南流折而東復折而西經楊枝峪又東南流二十一里入潘家口折而東又折而西十里經走馬哨又二十四里至潵河橋潵河自西注之又曲折東南流七十餘里至白布店恒河自西北注之又

折而東流十餘里至煤峪口長河自東北注之又七十三里過平崖子清河自東北注之此與黄花川南之清河異折而南流二十餘里至峡口蛤螺河自東注之又二十九里過遷安縣西經黄臺山又二十三里折而東三里河自東注之其河與二道泉合又南流二十餘里經孤竹城入盧龍縣界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清龍河自東北來滙之其源出特布克入桃林口復有一水自冷口來會之經永平府城西過虎頭石入於灤河流至此勢

益寬大又十一里繞雪峯寺又二十一里過武山西横河自西注之又三里至偏涼汀入灤州界又東南流五十六里過定流河入樂亭縣界又三十六里至老河口灤河故道今涸又西南流二十里至小河崖清河自西北注之此與潢花川南及平崖子之清河俱興又七里至石家坨灤自此分支名高家河常涸大雨時仍分流達海折而西南流五十餘里至新橋口入於海自河源至此約二千餘里　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出

禦夷鎮東南。按禦夷鎮爲北魏六鎮之一。其建鎮之所雖不可考。而魏太祖紀云。築長城於長川之西。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又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槪五原陰山。分六鎮。是禦夷居六鎮之東。自獨石口外至開平。皆其故地。以今所考上都河源方向核之。道元所言非盡無稽。惟云二源雙川夾山西北流。則未能實辯都爾本諾爾爲濡水正源。而

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誤為濡源雙引其云出山合成一川則即今之茂罕和碩耳至云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其遺跡無可據惟以鎮北百四十里計之當在今烏蘭河屯之地其餘諸山水雖與今圖不能悉合然所云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似即今之多倫鄂博圖其云逕沙野西又逕沙野北則似指伊克們緯克至喀喇烏蘇一帶沙磧言之其云三泉雁次合為一

水注呂泉水則似今之克伊綳河合伊克霍爾
昆等三源也云逆流水則似今之伊札爾也云
木林山水則似今之海留台水也云又東盤泉
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則似今額爾德尼布
拉克也又所云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鎮以
今圖屈折形勢觀之蓋即今大河口自此以下
道元即闌入白檀要陽按其地距所云會武列
水之熱河境尚七百餘里漢時郡縣安得至此

其外尚何待深辯乎。至云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則爲今之潘家口無疑。其云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無終爲今玉田。林蘭陘蓋今喜峯口。清陘即令冷口。即此以證不特塞垣疆界了然。即田疇引曹操迴軍盧龍塞之處。亦可得其大概矣。其自潘家口以內至入海處。酈註所記州邑山水。雖名稱今昔不同。而以志乘訂之。皆約畧可數。而未至大外。蓋道

元於諸水源委詢考綦詳故所言時有相合者惟未嘗親履其地且以漢言誌蒙古山水名目往往傳訛傳會更不免謬以千里則泥古而不知覈實之過也　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胡三省通鑑注因之其後陳組綬職方圖考顧祖禹方輿紀要皆從其說今考獨石口外無所謂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努三云土人名其山為黑老山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

者。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不為妄今巴延屯圖古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即指此。而明統志乃以萬全縣南之炭山當之。其地距獨石三百餘里。則更風馬牛不相及矣

元史河渠志。灤水出金蓮川中。今獨石口外灤源相近處。無所謂金蓮川者。按金史地理志云桓州曷里滸東川。更名金蓮川。又元史地理志云。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

國中統元年為開平府五年加號上都即今之上都河屯正在灤水之北桓州尚在其西考元周伯琦扈從北行記云至失八爾圖地多泥淖驛路至此相合地多異花有名金蓮花者似荷而黃至察罕腦兒猶漢言白海也歷數驛始至桓州又王惲中堂事記云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云云考其地皆與上都河屯相近失八爾圖當為什巴爾台蒙古語泥淖處也在上都西少

北。察罕腦兒當爲察汗諾爾蒙古語白湖也。在上都南少西。金蓮川當在什巴爾台察汗諾爾之閒。元陳孚金蓮川詩、云。茫茫金蓮川。日映山色赭。昔人建離宮。今存但古瓦。蓋金時於此建景明宮。爲避暑之所。許安仁、疏有金蓮千里之外語。以距京師道里計之亦相合。又今什巴爾台少西北。有和洛和山。蓋即金史所謂曷里滸者。川在其東。去獨石口、幾五百里。其非濡源明

甚。周伯琦賦得灤河送。蘇伯修詩云。清灤悠悠北斗北。千折縈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來。金蓮滿川淨如拭。盖灤河先逕金蓮。後至上都。伯琦詠灤河而兼及金蓮。殆指河流所經言之。修元史者。直以為灤出金蓮中。誤矣。 乾隆己丑仲秋。御筆。鈐寶三。天地為師。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御筆　探源納派　鈐寶一　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八徵耄念之寶　寓意於物　用筆在心　几席有餘香　即事多所欣　保泰　虛衷澂照　研露　漱芳潤　菑畬經訓　至味寓淡泊　水月兩澂明　寫心　叢雲追琢其章　聊以觀生意　卍有同春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仿趙孟頫臨黃筌蓮塘圖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二尺二寸三分橫九寸五分淺設色畫枯荷水鳥并題

風動鯉魚波滿塘枯荷葉上獨禽翔別傳秋意斯臨趙畫得風流彼勝黃蔡行蕭疎筆幾點水天幼渺尺盈分欣於五合同書法小幅旋成趣爽凉 內府藏松雪臨黃筌蓮塘圖曾經香光審定愛其筆意瀟落仿為此幀并用題趙畫韻

題之庚寅新秋御筆鈐寳五乾隆[illegible]露烟雲舒

卷游六藝圖

玉池

御筆興寄鷗波鈐寳一乾隆宸翰

鑒藏寳璽石渠寳笈所藏

御筆仿陳琳溪鳧圖　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二尺二寸。横一尺五寸六分。設色畫蓉塘鳧立。并題

不喜萍茵喜莎阪。翠衿丹臆素纓昂。秋風獨立處誰妬。那學鷫鸘假羽翔。　陳琳溪鳧圖由子昂潤色。向曾題句。幾餘偶倣此幀。並用前韻題之。辛卯秋日。御筆。鈐寶五。乾隆。研露。會心不遠。

含豪邈然。

鑑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仿沈周寒林獨蹇圖　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三尺五分。橫一尺五分。淺設色畫。垂柳板橋。有人朱衣戴笠。策蹇橋半。款并題。

石渠寶笈藏沈周寒林獨蹇圖。愛其意境瀟灑。輙仿為之。略得用筆大概。不規規於灞橋詩思也。辛卯長至月。御筆。鈐寶四。乾隆。意在筆先。摛藻為春。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喜晴詩　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三尺五寸。横一尺一分。行書。

春雪如春雨。慮少弗慮多。所以於晴霽。惜恒喜鮮哦。兹乃吟喜晴。况在盤之阿。陽光平原融。素色高峯羅。林表漾霽暉。玉筍間黛螺。既不碍農務。於焉品畫科。黄鶡畫入神。斯實超神過。　喜晴一首。壬辰仲春月既望。御筆。鈐寶二。乾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淳化閣帖　十册

本幅宣德牋本。十册。甲三十幅。乙二十九幅。丙三十四幅。丁三十二幅。戊三十二幅。己三十六幅。庚三十四幅。辛二十六幅。壬三十一幅。癸二十八幅。俱縱九寸二分。橫一尺九分。

臨淳化閣帖全部。分卷序次依

欽定重刻淳化閣帖。旁注楷書釋文。末

御識行書。

淳化閣帖既重刻成。即以雙鉤上石之本。命工填墨。比對臨寫。較之追摹墨搨。更能得其用筆神理。昔人謂雙鉤廓填下真蹟一等。信不妄耳。十册通計二萬一千餘字。自五月望日臨起。迄六月廿五日竟事。日率五六百字。亦有至千餘字者。悉視幾餘晷刻多少為衡。雖披治軍書。自朝至昃。未嘗稍輟。山莊清夏。藉以靜怡而惜陰之道。亦在是矣。乾隆癸巳季夏月下澣。御識。每

冊分鈐寳意在筆先乾隆宸翰清心抒妙理墨雲人情為田樂萬民之所樂鑒古一甌香乳聽調琴落紙雲烟游六藝圃研露樂意寓静觀即事多所欣茹古含今和順積中用筆在心觀書為樂寓心朝日煇洗盡塵氛爽氣來心鏡敲詩月下周旋久執兩用中烟雲舒卷含味經籍垂露隨安室幾暇臨池寓意於物學鏡千古漱芳潤得象外意乾隆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
藏

御筆畫西番蓮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二尺一寸，橫一尺一寸，設色

畫折枝西番蓮，行書

御製西番蓮賦

考花譜則類屬之荷，非水植而名乃曰蓮，弗經見於中國，誰與號謂西番，昔詞臣曾寫質，亦點筆以稱妍，又不同乎斯卉，詠孰果其真詮，斯卉也，扶架用長，施蔓以延，向日專榮，傍晚收媮，一

莖一朶有葉擎焉其朶則緑跗五出白華五仚細蕋紛敷中碧外藍近心紫簇心湧青拳橫吐五鬚結如意團頂作三珠絳色呈鮮葉亦五瓣紺絲引牽奇形異種絕等超凡雖圖書之集成未麗譜而芳傳余因思之初祖有一花五葉之偈或即指此而標禪不然何五數之盡同而三珠在其頂也豈非具三乘之義元爰設色以傳形笑結習之未蠲　西番蓮畫本絕少錢維城

雖曾畫及亦不相似山莊清暇恰見此花因寫

此一枝並成賦見意書幀端乙未季夏下澣御

筆 鈐寶六乾隆遊六藝圖筆花春雨即事多

所欣心清聞妙香附臣工敬題

訝見西番種何來陸地蓮植殊不勝蔓現豈

有因緣五出蹦魚髻層臺聳復聯素心通究

轉淨質託鮮妍嫖或滋甘露珠非浴醴泉合

開知晚足色相徹中邊

避暑呈清供

貼香喻盡禪一枝仙藻具三昧化工全

體物毫新染

登高賦早傳生香真活脫妙諦自融圓品儼如陀

利名應溺竺乾鈍根聞欲悟半偈贊難宣臣
于敏中敬題鈐印二臣中
寶繪拈將彩筆鮮一枝擎中露珠圓迎風片
片花光轉對影層層塔勢巍瑩淨五禪超最
上香嚴三色寫無邊
山莊即是清涼谷
妙指分明意蘊宣賦心如畫畫如蓮相對相當更
究然七寶重臺聞妙法一花五葉現初禪聲
依
熏永三生幸種自西來萬里緣朶朶香雲湧
佛日尊榮長向午時天臣梁國治敬題鈐印二臣
治

鑒藏寶璽 古希天子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書洪咨夔春秋說論隱公作偽事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六分。橫二尺七寸八分。行書。

書洪咨夔春秋說論隱公作偽事　春秋以三傳為近古。後世注疏家。愈遠愈奇。而愈不得其正。即如不書隱公即位。左氏謂攝。蓋引而不發。似矣。公羊以為桓貴。則已失之。惟穀梁一則謂成公志。再則謂成人美。終則謂輕千乘之國。蹈

道則未持論平正而不苛。然三傳即能得聖人筆削之精義耶。吾不敢信。而後世操同室之戈。炫獨出之見求勝人而反昧已。比比是也。如洪咨夔春秋說之論隱公。直以為作僞日拙。吹求實已甚焉。其言蓋出於盧仝春秋摘微之緒論。夫仝去三傳幾千百年。而咨夔又去仝幾四百餘年。拾人唾餘。而以為自出已見。此何能欺千載之公論乎。謂之為責賢者備。猶屬左袒耳。

丙申季夏中澣避暑山莊御筆鈐寳二所寳惟

賞乾隆御筆

引首

御筆論閣唾餘鈐寳一乾隆御筆

鑒藏寳璽石渠寳笈所藏

御筆命追復睿親王封爵及復開國有功諸王原
號並予配享諭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四尺二寸行書
命追復睿親王封爵及復開國有功諸王原號
並予配享諭　睦親彰善王政宜先繼絕昭屈
聖經所重朕自臨御以來閒日恭閱
列祖
列宗實錄一冊因得備知

祖宗創業艱難及爾時懿親藎臣勤勞佐命底定中
原偉伐殊功實為從古所未有而當時策勳錫
爵榮號崇封所以酬答者本從優厚迨其後或
有及身緣事旋被降削者或有子孫承襲更易
封號者迄今平情準理若不為之溯述闡揚追
復舊恩於心實有所未愜因念睿親王多爾衮
當開國時首先統眾入關掃蕩賊氛肅清宮禁
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制規模

皆所經畫。尋即奉迎

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

顧以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

畏而忌之。遂致殁後為蘇克薩哈等所搆授款

於其屬人首告。誣以謀逆。經諸王定罪除封其

時我

世祖章皇帝實尚在冲齡。未嘗親政也。夫睿王果萌

異志。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且吳三桂之

所迎勝國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政王耳其勢
更無難號召啣我滿洲大臣心存忠篤者自必
不肯順從然彼誠圖為不軌無難潛鋤異己以
遂逆謀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以斂
服僭用明黃龍袞指為覬覦之証有是情理乎
況英親王阿濟格其同母兄也於追捕流賊回
京時誑報李自成身死且不俟
旨班師睿王即遣員斥責其非並免王公等往迎之

禮又因阿濟格出征時脅令巡撫李鑑釋免違
問道員及擅至鄂爾多斯土默特取馬令議其
罪降為郡王平日辦理政務秉公持正若此是
果有叛志無叛志乎又
實錄載睿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人傳語
曰今觀諸王貝勒大臣但知諂媚於予未見有
尊崇
皇上者予豈能容此昔

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請予即尊位。予曰。

爾等若如此言。予當自刎誓死不從。遂奉

皇上纘承大統。似此危疑之時。以予為君。予尚不可

今乃不敬

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後。有盡忠

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盡忠不敬事

皇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也。且云

太祖恩育予躬。所以特異於諸子弟者。蓋深信諸子

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每覽
實錄至此未嘗不為之墮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
篤忠藎感
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為史冊所罕覯使王彼時如
宋太宗之處心積慮則豈肯復以死固辭而不
為邪說搖惑耶乃令王之身後久抱不白之冤
於泉壤心甚憫焉假令當時王之逆跡稍有左
驗削除之罪果出於我

世祖聖裁。朕亦寧敢復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構
成寃獄。而王之政績。載在
實録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迹。又豈可不為之昭
雪乎。昨於乾隆三十八年。因其塋域久荒。特勅
量為繕葺。並準其近支以時祭掃。然以王之生
平盡心王室。尚不足以慰彼成勞。朕以為應加
恩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謚曰忠。補入
玉牒。並令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制度。修其塋墓。仍

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傳尚有未經詳叙者
並交國史館恭照
實録所載敬謹輯録添補宗室王公功績傳用昭彰
闡宗勳至意又如豫親王多鐸從睿親王入關
肅清京輦即率師西平流寇南定江浙實為開
國諸王戰功之最乃以睿親王之誣獄株連降
其親王之爵其後又改封信郡王雖至今承襲
罔替但以王之勲績超邁等倫自應世胙原封

以彰殊眷。豈可以風影微眚輙加貶易乎。朕以為應復其原封。又諸王中披堅執銳拓土開疆共成一統之業者。如禮親王代善。後改封康親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後改封簡親王。肅親王豪格。後改封顯親王。克勤郡王岳託。後改封平郡王。當時俱茂著壯猷。克昭駿烈。載在宗盟。今其子孫所襲。均非始封之名。外人不知。妄疑宗藩。當國家締造時。有大勳勞。而後裔均不得長延

帶礪似為闕典即其本支承家襲慶以去祖漸遠幾忘其先世錫封之由弗克顧名奮效所係於宗室子孫者甚重況功臣世世封內如楊古利之英誠公費英東之信勇公額亦都之果毅公俱以本號相傳其子孫承襲者各能溯勛閥以宣偉績不失故家喬木之遺今以親賢世胄竟改其初封嘉號何以垂詒奕禩示酬庸追本之義乎朕以為應復其原號着交軍機大臣會同

宗人府悉心妥議具奏其餘宗室諸王貝勒等
如有顯著功績其封爵後經降奪者除本人身
罹重愆自不當復邀優典若係承襲之子孫獲
咎議處者僅當斥其本身而不當追貶其祖宗
世爵方為平允亦著一併會查議奏再配享
太廟諸王僅有通達武功慧哲宣獻四郡王其
太祖
太宗

世祖時戮力行間。櫛風沐雨之親藩。如向所舉數人。
皆未之及。蓋由當時議禮諸王。各懷私意。遂爾
沒其勛伐。不得同侑馨香。豈足以彰公道。所有
睿親王。禮親王。鄭親王。豫親王。肅親王。克勤郡
王。俱着補置牌位配享
太廟。用以妥功宗而昭渥典。至通達郡王。係
顯祖之子。武功慧哲宣獻三郡王。係
景祖之子。當時雖身與配享。第以三郡王宗支已在

覺羅宗室王公表傳內亦未立通達郡王傳國史傳又以屬在宗潢令此四王無所附麗亦覺缺典著交內閣國史館補為立傳通達郡王入於宗室武功等三郡王列於國史諸大臣傳之前或當時紀載簡少功績無由稽核不拘詳略各立一傳以徵信實

戊戌孟春月中澣御筆

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　雪樁表忠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垂露即事多所欣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追復睿親王封號並復其宗嗣龔封予謚配享詩一卷

本幅宋蠟箋本。縱一尺六寸五分。橫四尺三寸。行書。

追復睿親王封號並復其宗嗣龔封予謚配享詩以誌事。有序。

稽宗盟之軼事。展親兼以褒功。覈方策之遺聞。申枉因而繼絕。睿親王者。屬本懿藩。分居執政。勤勞王室。棐忱洵同姓之良。

綏定燕京偉績更諸王之冠顧以任隆見嫉亦

或氣盛招尤履霜之釁潛積於多年戴盆之冤

頓興於既逝揞斂衣為佐證理知所必不然肆

羅織以深文獄甚於莫須有徒以衆怨之構成

貝錦而執作爰書尚非

親政之年矯綸綍而竟從重典緊予恭披

實録鑒王著有大勲當危疑推戴之時拒羣議而匡

扶

冲主。迫戡亂肅清之際。迎
聖駕而肇建丕基且誠比列之詒謨易以尊
君親上。復斥同懷之愆戾。加以義正詞嚴。歷歷俱存。
班班可考。緬其誠蓋皎如白日青天。嘉乃壯猷。
允矣信今傳後。使果有不軌之志。未嘗無可乘
之機。乃貞心既矢於寢興。豈逆跡轉萌於泉壤。
無端而暴其罪狀。每惻於中。如是而坐以叛名。
宜昭其屈。念疇昔非由

親決弗嫌舊案之翻為國家特敘成勞惟協公評之
當用是復其王爵仍教世襲茅封並為錄彼宗
支咸使列於
玉牒葺園寢而春秋祀享配
太室而殿廡筵班補列傳以連篇準易名之一字推
祖宗之恩意辨誣足勝金縢勉子姓以欽承守緒奚
煩鐵券爰成四韻並引長言　流言恐懼似周
公公則生前王已終睿親王之冤獄與周公之流言相似然公之受謗在

生前故恐懼可以有待王則遺誣於身後故是非無以自明然予恭閱實錄為之略參較諸感風雨而發金縢者似尤光明正大耳無倖位心真是睿有開基業孰齊忠謚增一字非私恩論定千秋付衆同配食襲封推

祖澤睦親惇叙昺宗功 戊戌新正月上澣御筆鈐寶二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引首

御筆 雪枉褒忠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天地為師。落紙雲煙。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命仍稱禮鄭豫肅諸親王及克勤郡王原封

爵號並予配享詩以誌事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四尺二寸。行書

命仍稱禮鄭豫肅諸親王及克勤郡王原封爵

號並予配享詩以誌事。有序 溯維城於王室。同

扶有永之

鴻圖。考列爵於宗盟。各著非常之偉閥。事在本朝為

極盛。蹟皆前古所罕聞。每以繹尋

實録之文因有追叙成勞之典粤稽禮邸實惟讓王
四路分殲薩爾滸助揚
神武連營并克山海關奮厲師貞翊
聖明而特表盡誠誅逆惡而不狥私義至鄭王屬居
近派蒙
太祖育自宮中初定平壤之盟旋鼓寧遠之勇遵化
歸化頻建豐庸松山杏山疊施勝筭剪强藩而
成一統識裕先幾膺攝政而疏千言監陳

前憲若夫論功之最惟豫尤超纫統偏師荷嘉名之
摩錫獨抒長策舉大勢以全規洎入燕京遂專閫節
破潼關而追流冦狂魄尋僵平江介以定中原
遊魂自滅又如肅武親王之百戰稱雄而秦地
恢城蜀疆殪賊勲尤崇也他若克勤郡王之屢
征奏捷而降納朝鮮計圖明塞畧更優焉是爲
同姓之股肱名皆炳著並照當年之耳目人所
艶稱乃日久而舊號俱更雖世及而遺風幾泯

爰命復原封之號。併同竹帛以常新並教列配享之廟。咸侑馨香而弗替餘凡類似。悉予詳求。念櫛風沐雨之勞。使徵獻者知宗功之不朽。比礪山帶河之知。期襲次者懷祖烈以毋忘。用紀長歌兼疏小引

貝勒讓亦如汝陽薩爾滸戰我武揚推戴

沖主出丹誠。不私子孫德尤彰。

宮中育養子姪行。其名曰濟爾哈朗。戰功多矣難

數詳同攝政亦抒謀臧速取雲貴見誠強幼領
偏師建績昂穰蒙
聖嘉賜美名直入潼關賊奔商旋師平定江南疆功
莫大焉策允良整兵入蜀肅親王陣斬巨寇張
獻忠悉平內地讋諸羌禮親王子智獨長濟以
悃愫復勇往盟定朝鮮勳克襄恨未得與定北
京是皆巨擘輝天潢與復舊號並配享其未及
者付考章並教一一稽宗盟雪冤彰善示後襮

祖

宗恩澤予衍慶本支百世奕禩昌 戊戌孟春中澣

御筆鈐寶三 妙意寫清快 乾隆

引首

御筆 敦溯宗盟 鈐寶一 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五 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八徵耄念之

寶 乙有同春 稽古右文之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程敏政重修觀音寺記訂訛 一冊

本幅金粟箋本八幅縱九寸三分横一尺九分行書

程敏政重修觀音寺記訂訛 朱彝尊著日下舊聞載玉河鄉之觀音寺所供奉觀音大士像謂自杭州天竺寺移來而引程敏政記以實之然咸淳臨安志又謂僧道元逢金難時秘大士於井兵退知井所在得像歸之是疑案也不可

以不辨。夫大士為佛妙觀察智。竪三際。横十方。無時無處不在。不係乎像也。故佛云以色見聲求。皆屬邪道。法身化身不可見。報身則可見。像者報身之偶託者耳。既云偶託。則假中之真。亦不可不求其非中之是。既求其非中之是。則吾以為仍在天竺者是。而玉河鄉者非也。何也。天竺嘗四至矣。大士相好。宛存於心。且命工肖斯像二。而供奉之於御園之法慧寺。及玉泉山之

清涼禪窟蕊觀程敏政之記乃若實有其事亦不無生疑遂命奉宸詣玉河鄉昇大士像至觀之則長短豐瘠迥然不同天竺者且五色裝嚴非所謂古木本色者也於是憬然悟程敏政之傳訛並翻然悟道元之傅會而天竺之大士本不即不離無来無去謂燕京之大士與天竺之大士是一不可何況云二是則兩處之記本出於僧人執像炫俗之見而不明理好奇之文人

遂亦信耳食而恣影談。即以彼時事蹟論之。烏珠南下。欲得宋之土地耳。其次欲得貨財耳。且金與元不同。元固蒙古信佛。金則不然。何必遷大士至北京乎。蓋兵燹之餘。寺或因亂致燬。僧或隨而至北。在北者欲神其說而刱寺。在南者欲復其跡而耀人。以致兩地各有一大士。而豈知大士無來無去。是一不可。何況云二哉。雖然。余茲筆之篇而訂其說者。得毋仍執一二是非

彼此之見而遲大士如如無我之本願乎哉

戊戌孟冬之月下澣御筆。鈐寶三。曰寶惟賢，乾

隆御筆。天地為師。

鑒藏寶璽 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

藏。

御筆月令七十二候詩 四册

本幅粉牋本四册第一册三十八幅第二册二十九幅第三册三十二幅第四册二十五幅每幅縱八寸五分橫八寸一分行書

月令七十二候詩有唐

訂月令以貫年呂覽經漢儒之輯纂時訓而臚日周書述汲冢之遺迨條列候名魏收始登之歷志廼吹求節氣林甫擅竄夫經文他如通卦驗之流傳不無歧互湖

彼夏小正之纂記頗有牴牾今曲臺既布在學官而時憲復徵為典故海寓奉一王之朔罔敢差池士林準六事之恒疇能擬議顧考自三唐以下竝賦其全唐時試帖間有以月令命題者約計不及什一即檢諸四庫之中莫尋斯什命館臣於四庫全書集部內檢之自唐迄明從無詠七十二候者祇有東海散人之作實同巴渝下里之歌雖斠吠在所必刪燬其他知禁非已甚固蚓鳴殊無足取存厥真見格本太卑國初顧德基東海散人集

有此題其他書毀謗本朝悖謬應燬而詠七十二候之作尚無違礙語姑存此卷亦使人知余責不襲其隻字也。茲秉清籞之餘閒。爰按陳編而拈詠。由春孟迄於冬季。歲月旬排。從凍解遞及澤堅。始終具舉既隨題而得句。亦因事以立言。或為闡謬砭訛。仍復引伸觸類。如鳴蟈鳴蜩之弗爽。何鵙鳴忽欲從周。彼祭鳥祭獸之無稽。即獺祭寧諳報本。鶡鶻鴠之未詳其族。嗟耳食徒事紛啜鹿麋麈之鮮識其羣。繄目擊方堪釐正。虎性

惟知猛噬。奚由感善政於劉昆。露氣豈有高低。誠足誚求仙之漢武。蟄獸善藏其食穴。秋官之訓詁滋疑。飛鵲受抵乎玉山。桓寬之鹽鐵非妄。蝃蝀觸雨晴之氣。漫誣鄭衛之音聲。雷電昧先後之機。應悟震光之近遠。蜃蛤入於淮海。誰則見之。雞雉順其雌乎。故嘗聞也。泉動比源長不涸。車聲非凍結何行。風至與物極同詮。舟居詎梅蒸可避。反舌畧如鶪鵙。寒暑攸分。寄生昌肖

螳螂。質形又判。進先圃史。王瓜殊苦菜之鋪蒞
開護封姨。荔挺讓桃華之待沐。若夫鷹在野而
自能常飽。可通於敵愾因糧。至如雨漸石而正
協時行。每懼其漲川害稼。木蘭值鴻賓之際。雁
匪棘動馳驅。太液當魚陟之節。水枝閱施須賚。
粟留喚麥。穰秋最企豫齋。戴勝降桑。登蘭尤屢
吳越凡皆即此以通乎彼。閒亦舉一以例其餘。
日就四章。幾滴纔聽蓮漏。期贏半月。三莢恰數

黌階大而課織紡農兼該圖治精之格物窮理洵足愜心披七十二候之都全約仿生春賡疊依三百六旬而適遍差强花信更番於焉體物緣情豈曰因難見巧儻曾經意視此弁辭

正月立春節三候

一陽子半已初生論節應從元繼貞底識立春標歲始試看解凍拂風輕閶闔欲暖澌徐泛習習為條波細呈育物對時義衆看登臺何以樂吾民

東風解凍

青陽氣應水和風

振蟄旋因及百蟲。僂指數来劉逮五。披襟對處恰從東。蠕蠕欲動方啟戶。屈屈求信尚守宮。蛇蝎蚊龍無不育。大哉造物有鴻功。(蟄蟲始振)解凍非云凍絕無。輕澌薄凌尚存湖。陂之作擬親迴鴈。負則偶然殊聽狐。逸士且遲思澤畔。參軍何用喻娵隅。設云結網臨淵羨。董子名言亦啟吾。(魚陟負冰)

正月雨水中。三候。

物生孰不性靈含。海獺知春祀亦耽。度水因之為曲穴。祭魚遂爾取深

澶圍陳乃似習乎禮狠鬬依然敗以貪何事簡編列書凡寓言仍復有樊南獺祭魚旋轉琥璣物盡知自然隨運那資師衡陽律暖因呼侶塞北天寬可育兒鴈於仲秋往南避寒至仲春則迴向北蓋鴈本聚居於沙漠水澤間宇育奇在其地也嘹唳度雲聲落漢徘徊印月跡留陂君王見鴈光輝有莫漫高飛太液池候鴈北貽蘊素喬遂侵尋不疾不徐豈且俻遍地含芽及草甲連林柳眼與梅心形於無處覺其有色向淺

中衆以深。物自樂哉民孰省。惻然漢詔意貽令。

草木萌動 二月驚蟄節三候。 蔌蔌山凹復水邊。春

華頭蹢信初傳。欲彈蓓蕾耐寒峭。得美丰姿灼

日鮮。白似與梅作孤注。紅如忌杏著先鞭。開時

巽二慣相媢。望雨長教歎悵然。山桃開時輒多大風又北方春

月每常晴雨。故花時多不能暢適也。 桃始華 金衣恰試出幽黃。遷向

喬林聲漸揚。豈有不平鳴咄咄。率因應候舞裳

裳調喉無礙。蔵枝竄刷羽偏能選樹芳。我讀豳

風重民事聽之每為念蠶桑倉庚鳴鳩化為鷹鷹化鳩鳩化為鷹雖不見於月令而見於京房易占。仁於春返義之秋孔氏曰反歸舊形之謂戴家不盡辭因著。大戴禮曰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仁故其言之鳩為鷹而之不仁。故不盡其辭董氏扶陽意可挹翕類尚能體愛育。人心豈得恣虔劉。寄言行獵渭城者。亟亟何須屢下鞲鷹化為鳩按月令仲春鷹化為鳩。王制。又有鳩化為鷹之文。鄭司農注云。鳩化為鷹。在仲秋。是二物互相變化。見於禮

經。雖因溫肅以言仁鷙之理。而其何以能化。於義未詳。但今之鷹產於北塞。貢至鷹房飼育之。而鳩則林藪皆有。即所謂布穀。林烝蓄鳥雀者間亦育之。乃衆所共見。且鷹大而鳩小。其形今古不異。亦殊不相類。鷹或養至數年。而鳩亦可經歲。不聞其互為變化也。豈施於韝籠。即不能變易。而飛鳴山澤間。始能適其性乎。蓋鷹之類不一。鳩之類亦不一。世人各予以名。注釋者傳

閒無據。甚有以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之說。尤為倒置。故禽經鳥疏。聚訟紛如。雞以彈辨鷹能化鳩。鳩復化鷹蓋必無其理亦如冬夏麋鹿之角解。非經考定。不能覈實。此予所以有取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也。

二月春分中三候。　春來秋去孰為之。夏見冬藏亦豈奇。祇以翱翔能任運。遂如宛轉善知時。儻逢王巷本無意。欲入盧梁底有窺。千古原

多指詠禄而何獨著道衡詩西元鳥震位更臨中

月候。為雷初試發聲和。屈伸蟄出天教喜。聲鼓

利興律豈訛望雨每因希聽亟。推雲惟是祝休

多。顧家詩句傳奇語。奇矣其如鄙若何。顧德基詩是題句

有雷家兄弟折衡初及風雲連日候泥猪之句又自注云雷州古海康郡雷在地下如猪又云兄弟五人。惟第五最剛躁為天帝折衡拒難之居其意止如好奇但語淡不經詩筆亦近鄙俚

犬雅所弗尚也雷乃發聲雷電相需孰後先。或因遠近識

其然。雷緣近故先聞耳。電以遠斯後見稱五日

為期亦約畧見月令　考春秋疏引河圖云陰激陽為電　電是雷光最為近理又埤雅云電與雷同氣其說亦合因驗以來所見聞者如電光南掣霹靂即隨此發之至近者也或電光久閃雷乃徐鳴此稍遠者也若止見電而不聞雷發此相去甚遠者也故易云震驚百里世因有雷百里電千里之說亦言百里以外即不能聞聲而電附天而見故光能及遠如夏秋之夜電光閃爍遠薄雲表而近地則星月較澈或久而雲湊雨集雷電交作足為自遠而至之徵或竟夜晴而不雨則俗所云百里不同天也蓋雷與電本非二物以今鎗礮喻之電光當在雷聲之前其理易曉故仲秋月令僅言雷始收聲不復言電也魏書律曆志乃以五日一候分屬之則未免失之泥耶二儀妙運藉昭宣協時惟正不語

怪何必奇稱列缺鞭。始電 三月清明節三候 桐生茂㒸迸春三。遂有桐華枝妙含花落實成青則美。實孤花望白應懸。華而不實者曰白桐華而結實者曰青桐見月令節集 熟知周室琢圭戲。却憶鄘風作瑟堪萋萃待他鳴鳳集。卷阿吉士翁良談 桐始華 三月由来辰候當。火鵜水鼠化其常。相生位應子而午。交變神彰陰與陽。田害去斯為善。事禮儀成或佐佳湘尭居設以云比儗我亦無心黃屋黃。田鼠化為

天地緣何淫氣行。晦翁茲語我疑生。毛詩蝃蝀篇毛傳謂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故莫敢指鄭箋云虹天地之誡尚無敢指均於風大比義相合朱子集傳乃以虹為天地之淫氣殊害於理夫虹乃日光雨氣相薄而成並無淫義即如天地絪縕萬物化生乃陰陽二氣妙合而媾皆正道非淫氣也若相合即以為淫是夫婦人倫之始亦當以淫目之則魯論所云關雎樂而不淫孔子論定豈亦不足徵耶總由朱子說詩不免拘而過當見是篇為刺淫奔遂以所比之拘亦引而附麗之失正解無桑邶鄘衛三國詩尚從小序也至鄭風則自緇衣以下惟六篇與舊說相仿餘十五篇悉以淫奔斥之其詩小序合者不過東門之墠及溱洧二篇外此雖匪而之思君子子衿之刺學校廢揚之水之閔無

申亦目為淫奔而於將仲子之刺莊公山有扶蘇諸篇之刺忽皆置其國事而不問豈誦詩尚論之義哉蓋朱子泥於鄭聲淫一語凡鄭詩之以人言者無不屬之淫奔不知鄭聲淫乃言其聲非言其詩也鄭衛之聲大率近於淫靡非特桑濮溱洧本屬蕩佚之詞即令取二南之關雎鵲巢諸篇奏之亦安能舍其土風而別從正始乎因辨虹為淫氣而引伸觸類及此並非有意推尋惟折衷於至理而已

春深律暖致斯見日映雲輕因以成西宇朝隮必其雨東方暮現定為晴武夷亭幔空中駕躡此居然到玉京虹始見

三月穀雨中三候

植根於水實無根非色非空至理存鶴

食鴨茵因物付。面青背紫任風翻虛舟不繫堪

相擬。老血變為本戲論。最是風人王化被采蘋

南澗意猶慘。萍始生七候曾經鷹化時。拂其羽長

上高枝。每憐喚雨鳩佳矣。似較呼晴鵲勝之。聽

去邑邑原入律。看来楚楚可為儀。夏初春末望

霖慣。林外鳴音共鎖眉。鳴鳩拂其羽按鳴鳩戴勝。

月令以紀農桑之候。其為二鳥可知。解者以鳩

為布穀。而以戴勝為織紝之鳥。亦判然相別。乃

後世逞其臆見。既以鳩為布穀。又以為即戴勝。則惑矣。蓋布穀之為鳩。確乎可信。於何知之。田家每以布穀鳴驗雨候。即所謂班鳩也。其形與聲了不相混。而於鳩喚雨之說亦合。若戴勝本名鵀。因其頭上有毛如勝。亦得戴勝之名。不聞其亦能喚雨。故孔疏直駁孫炎所言鳴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鵀為非也。考之鳩凡十四名。或戴勝即在其內。但不得與班鳩合而為一。且如郯

予所陳五鳩九扈。當時分以命官注疏家亦艱於詳考。則非驗之於令。固不能徵古而無疑耳。

既解催耕復司織。堪於禽類首稱良。農人聽若呼布穀。解見前以詠七十二候姑從舊說蠶婦觀之識降桑。仁見謂仁知謂知。逸誠非逸忙非忙。卵生嘉爾重民事。儀鳳何須頌兆祥。戴勝降于桑 以上第一冊

四月。立夏節三候。

二物訛為一物鳴螻蛄螻蟈異形成。螻蟈。鄭注云。蛙也。孔疏云。周禮蟈氏。鄭司農訓為蝦蟇。按蝦蟇即蛙

孟夏正其鳴奇告螻蛄乃鼫鼠雖有能飛能緣能遊能穴能走五技而不言能鳴是螻蟈與螻蛄判然二物不得混而為一也未曾精考禮月令遂致謬傳夏小正顧德基謂土狗宵來一部自注螻蟈夏小正穀鳴是也一名土狗按夏小正四月鳴蜮德基乃引三月穀則鳴且又取俗名土狗為釋非惟詩格庸陋亦足見考覈之不精耳蛄自能飛艱工屋蟈惟知伏喜依坑每當望雨傾聽際蛙鳴為雨占偏厭藏泥不作聲螻蟈鳴食飲泉泥已足安忽然出土每僵乾龍蛇漫喻失其所騰達由來取自殘仲子操充亦奚可歐陽文就

頗宜䵷然非雨透初無此蚯蚓性喜陰濕常時伏於泥壤惟雨過土酥乃乘濕而出望潭常從蘚砌看出如蚯蚓一例王瓜種各

別欲求其實定誰耶黃菟或道郭云是草挈復稱鄭注差爾雅黃菟瓜郭璞注云似王瓜而王瓜自謂之蔾茹又名鉤𦼮蓋別是一種也鄭康成月令注云王瓜草挈也考衍義云王瓜體如栝樓七八月間熟紅赤色今人謂之赤雹子與陶隱居言王瓜生籬落間者相合至鄭注草挈本草作菝葜江浙多有之秋結黑子如櫻桃似非王瓜也即物件訛猶此甚於人好惡定當加

生花結實仍初夏晚較唐宮亦自嘉余以為王瓜即黃瓜

每於四月進鮮學圃餘疏云王瓜燕京人種之火室中逼生花葉二月初即結小實中官取以上供唐人詩云二月中旬已進瓜不足為奇矣云云足為王瓜即黃瓜之譌今雖入饌稍略然猶種藝得法而成非藉大官糞火也王瓜生四月小滿中三候氣備四時當夏成首陽采秀佐和羹其甘如薺風人詠非赤若珠顏氏評顏氏家訓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是也又江南別有苦蔾葉似酸漿子大如珠或赤或黑今河北謂之龍葵世以此當苦菜乃大誤也作苦充腸宜旅客杜甫詩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微酸入口合書生信能咬得其根者卓犖何妨

百事嘗（閒見錄汪信民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苦菜秀）草原細矣加之靡索索其能免旱摧設使自居於傾覆應知誰得與栽培砌旁葶藶先零矣園裏松筠自若哉却憶雍陶有佳句客心似此亦堪哀（靡草死）

春謂竹秋夏麥秋竹秋無繫麥秋休久從望雪培根固乃得翻風結穗稠宸念豫齊為歲計（河南山東以麥收為重二麥歉則農民生計自難因有一麥抵三秋之諺）每因餅餌切民憂兩岐非瑞普豐瑞艱致其豐用是愁（麥秋至）

五月芒種節三候。

螳螂形異小蜘蛛何謂螵蛸之母乎。鄭注云螳螂螵蛸母也。按螵蛸。毛傳謂之長踦。引郭璞曰小蜘蛛長脚者陸璣云。一名長脚。其形與螳螂絕不類何云是其母乎。若螵蛸著木形如半繭尚未化成更不得以螳螂為母也大抵方言原各判。未精爾雅外相呼。中郎博物知機早。御者開君喻理殊。一介陰蟲能識節。仲舒三策語非誣。螳螂生螳螂已應一陰生。鵙鳥一陰亦應鳴。物類氣機運相感。圓神方義道堪明。雖然彼豈知乎此。徒以言而紛有評。

戴氏掇其呂氏語幾曾月令聖人成（鶡始鳴）百舌

能為百鳥語將臨夏至寂無鳴嚶喉已過陽極

感喋舌因於陰始生飛掠花間祇留影棲停樹

杪亦收聲順時而動順時靜何有聲文不得平

（反舌無聲）五月夏至中三候　木蘭鹿與熱河麋解

角均於夏至時雖曰牝同頭禿欸原看牡異隊

分之（鹿角解後牡鹿之類亦禿遙視幾與牝鹿無異然牝牡仍別羣而遊原未嘗不可辨也）下來頗似牛羊晚（昔於避暑山莊作文園四詠於詠鹿篇有野鹿如牛

羊日夕每下來之句友去聊欣左右宜著說證明千古外此非矜智驗真知鹿角解按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孔疏謂說者多家皆無明據熊氏以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顯違雖引其詞而不信其說然亦迄無定論以今考之木蘭之地多鹿迤南亦間有麋至盛京吉林熱河則有麋而無鹿雖鹿大而麋小毛色亦異然無不夏至解角乃知

熊氏之說誠誤也非惟熊氏誤即小戴所採呂氏之書與大戴所錄夏小正之冊亦皆誤也然則遂無解角於冬至者乎曰有之則南苑之麈是余既辨正而為之說詳見後麈角解詩按

五月為蜩七月蟬時殊一物兩名遷初聽仲夏聲猶細漸泛薰風韻亦鮮欲笑鵬飛圖九萬漫驚螳捕在絲弦豳詩既曰行以令於鵙之鳴胡外焉豳風五月鳴蜩是行夏時也而七月鳴鵙實夏之五月為周之七小以一之日二之

日數之則為七○公旦之語何以有此外○蜩始鳴藥草生當五月中江南端弗及齊東○率因地道時差異○自致物羣品不同○水玉象形名頗得守田會意號尤工○岐黃之術非吾曉○修治無須問焙烘○半夏生○六月小暑節三候

南風曰巨即溫風○至極至來訓不同○至亦訓極亦訓和季夏暑氣之至極故曰溫風至非謂其初來也季也定非來以始○夏哉應是極而終○登臺拂拂面猶撲○揮扇炎炎汗更融○却憶良農方炙背三耘努力鹵田

中。溫風至六月莎雞振羽時不妨逢壁且居之或墻或穴原無定。曰蠕曰肖則尚遲。屈以為伸應有待。動由乎靜更何疑。孟冬仍即於牀下。復始歸根理在茲。蟋蟀居壁爾雅禽經名已紛。鶻師赤堇本能分。鶻師赤者回語為司鷹鶻之人如蒙古語所謂錫保赤者也鷹鶻鶻隼各分其類而詞夌者亦不同也詳見後按語當春毛换方弱耳。經夏羽堅始摯云。野者自當謀食巧。養之斯在用功勤。鷹在野。當春脫羽時每脫不過一羽且舊者甫脫新者即生故尚能搏物以自充以飼其經人畜養

者自餧肉換毛時必見鳥雀飼之毛羽皆成片而脫故不復能飛搏必待新毛長全然後奮擊此事回人知之宗詳向詢之白和卓云畜禽亦實尋常事板屋為奢侈費文元史命興和建屋居海青蓋海青換羽時不可無木籠以聽其施展名雖為屋實則籠耳今時亦然乃養鷹常事並無多甍而史家謂之建屋過甚其詞意在寓諷不知其言之失實也

鷹始摯

按禽經於鷹鶻鵰鷲之屬名類糾紛往往強為牽附且以小而鷙者為隼大而鷙者為鳩殊失實矣夫鳩自為類性亦不鷙與鷹鷂之屬何涉而爾雅翼又云在北為鷹在南

曰鶻尤支離無據不知鷹與鶻本是兩種豈因南北異名良由書生目不識鷹惟据紙上陳言互相傳會設叩以鷹鶻之所長其不茫然莫對者幾希矣試以鷹鶻各種言之鷹則用以取雉者也鶻小於鷹止能捕鵪鶉鸇較鷹為大善搏兎故亦謂之兎鶻又有一種捕野鴨者謂之鴨鶻惟鵰之大數倍於鷹鶻故麅與麞皆可攫而致之隼則今無其名然曰小而鷙則於海東青

為迩。其飛甚高故能擒天鵞第產於黑龍江。故注禽經者未之知耶。至若鷹在野雖換羽時。亦能攫物以資喫。盖一日不自覓食則苦饑。而居籠者日飽肉食。無所容其自求。故脫羽即不能奮擊。若令野鷹放之。其不坐以待斃者鮮矣。斯事雖小。可以喻大。如我國家

開創之初。八旗子弟隨征。從無輸輓軍儲之事。而人自為戰。士馬飽騰。今承平日久。或征調滿洲兵。

非齋糧即不能行。可見自食者力勤，人食者志情。孰謂禽鳥之微，不可通於政治乎。　六月大暑中。三伏　草腐無情却有情，化為螢乃傍宵行。得陰氣不愁雨濕，生夏方因似火明。遊月居然雜星點。泛風奚礙傲燈縈。東山什善體人意，世事那能免遠征。腐草為螢　土王原當於四時，夏之德火乃蒸之。潤而為溽歊無比。濕以成炎鬱豈辭。圖治欲因去酷吏。靜心誰得似禪師。繼儒乃

曰舟中好。識者知其有適詞。內府藏有陳繼儒字幅云人但知避暑。而不知避梅。避梅無過舟居如鑊湯裏避暑爲衆熱所不到。雖拾佛家語未免壞他世俗。爲適詞云。土潤溽暑。月建未斯當井宿。井司水故作爲霖。大雲每見浩無際。十日難云期不謬。倏暗忽明多幻勢。橫排豎灑暢雄音。怨咨詎止廑民苦。南北河工更繫心。每夏月大雨時行。忽致成潦。既念田廬。復虞河漲。或潰堤堰。南北河工無不廑懷也。大雨時行

以上第二冊。

七月立秋節

三候

避暑何須走若狂。拔來迎面遍徵涼。幽

風七月同流火。坤卦初爻先履霜。曉看梧階一
葉落。宵聽蓮漏幾聲長。宸憐班扇託深喻。秋節
臨當篋裏藏。凉風玉
晴朝草際露華流。乍見盈盈
白色浮。傾向硯池真受采。落来鈿砌漫驚秋。底
因文武分沈柳。空說龜蛇作飲遊。卻笑求仙漢
皇拙。銅盤高峙若為收。白露除
按三輔舊事。稱
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六丈。大七圍。上有仙人
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云云。夫露降於天。下 被草

木流瀣英氣不關其高與低也且二十餘丈之高盤將何以上而取之記載家之好奇不經大率如此甚可笑也嘗於夏月收荷露烹茶所為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無涉求仙而實稱韻事

樹蟬音亮晚風披羣噪斜陽返照枝原是夏中始出物（謂五月鳴蜩蜩與蟬本一物也）似知寒至各爭時勝鳴聒奏新聲巧殼脫寧憐舊體遺劉勝其人大可畏用人者曷亦思之（寒蟬鳴）七月處暑中三候

幾人熟讀禽經者。族類仍訛鳩與鷹。古人於鷹與鳩混而無別。雖月令亦不免訛。化羽翼已成應搏擊。生鮮欲啗且憑陵。彼其在野傳疑幻。若此居籠見邪曾。鷹在野而祭鳥既不能向人自達其意。又誰知之而誰傳之。若籠養之鷹。投以肉食。啗之立盡。從來見其先祭也。月令分明言獺祭。祭先之語典何徵。月令注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孔疏云。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若供祀先神。不敢即食云云。說本不經。顧德基此題注云。獺似人之食而祭其先代為食之人。尤失之鑿。夫獺祭魚乃既得魚而團團列於水濱。有似於祭耳。埤雅乃謂獺為自祭其先。實理所必無。鷹更不然。飛而搏鳥。得則既

弄而食之亦如猫之捕鼠戲攫少頃待其將斃而即啗與鵰之圍圃陳列已絶不相類更安得有祭先之謬說乎使如所云鷹與獺皆能祭何以不聞虎之祭獸也且以常理而論胎生者當靈於卵生卵生者靈於化生如犬馬皆能會人意而禽類則不能然雞鴨猶可呼之而至若魚鼈雖呼亦不至矣鷹乃祭鳥

秋是刑官商作聲狀為義氣肅而清地乾潦盡波光淨天淡雲閑曦影明粤究設如關收斂廣輪亦豈鎮縈生蕭森巫峡當年況杜老因之八首成天地始肅春生夏長逮秋成何日不籌雨與晴幸得圃場登寶穡樂多辛苦共

農諺餘三餘九猶須詁如坻如京那易盈寄語
方来為政者勿將容易説豐亨（禾乃登）八月白露
節三候　熱去寒来雁自知何曾箇裏措心思
北風借矣還湘浦南國懐哉別漢陽湖上徘徊
留影照雲中清朗有音遺兩行斜列原無意誰
謂世人人字之（鴻雁来）塞鴻来實去江國元鳥歸
當何處歸徒見携雛一朝去那辭命侶隔年遲
頡頏誰與為瞻望巧拙其間底是非分付明春

應至者。舊巢好在認依稀。元鳥歸巢迴窩低各自
謀。近冬羣鳥養其羞。傳云凡事豫則立。記曰百
工亦有休。誰謂微禽無識見。却收旨蓄御窮愁。
雪深林凍山枯寂。坐食何勞逐逐求。羣鳥養羞八月
秋分中。三候。作解原於甲拆候。時行更復暢
豐隆。收聲適合金雞邀。應節況當八月中。可識
響餘空歸寂。徒看雲佈暗消風。阿香此後多閒
暇。明歲推車役再充。雷始收聲人識天寒塞向時。蟲

雖微也亦當知。坏斯戶則惟應矣。俯彼頭猶且待之。計以安居原在豫。出而致用漫嫌遲。馮生萬物適其適。覆載鴻功豈有遺。蟄蟲坏戶

天一生之地六成。隨陰氣與作虛盈。雖當亢氏朝云見。國語云天根見而水涸注云天根星在亢氏之閒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何礙江河東以行。江河源遠流長雖當涸盡之晴不過稍殺其源原無涸事也設使澮溝原立涸。便教潭峽亦當清。有無源本別於是。然豈云乎大海瀛。水始涸

九月寒露節

三倆先後飛來本不倫先呼曰主後呼賓孔疏云仲秋直云鴻雁來以其初來即過故不云賓季秋云來賓者以其止而未去猶如賓客也戍云雁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其說較為直捷此遲彼速亦何定立字安名有底真歸計原期天以外旅棲權借水之濱木蘭嘉客隨圍後都勃勃勞稱雁臣每歲木蘭秋獮諸蒙古扎薩克王公等畢集隨圍典屬向以蒙古按搭哈稱迎接搭哈者國語謂賓客也各蒙古本皆稱臣從不敢以賓客自居然其來時適當鴻雁來賓之時較古所謂雁臣者尤貼切也鴻雁來賓飛潛異類不相知蛤也何緣

雀所為鼓動氣機隨物化浮沈海水任形移成

樓漫與蜃同較充鼎端因鷸共持燕百歲而鳥

千歲說文此語本之訛說文曰。蠣千歲鳥所化蛤。百歲燕所化此語誤隨亦無本也雀入大水為蛤秋當金令正司時金色為黃菊

肖之爭作芳菲傲西帝不妨寂寞伴東籬午風

微泛香無定曉露常瀼韻有姿試問裳裳同者

孰桂林粟亦幾枝垂菊有黃華九月霜降中三候

豺貌如狼心獨善彼惟殘賊實頑與逢人弗害

堪稱恵。遇虎則威別有靈。豺雖似狼而不害人虎反懼之豺所溺處虎不敢履。故獵者不射豺以其為仁獸也。鷹鳥獺魚向已辨。圍陳若

祭例堪型。先王候以為田獵。此語由来甚不經。爾雅云。季秋豺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也。謂之豺祭獸其說與鷹祭鳥獺祭魚相類前已較正之。又方言云豺取獸四面方布而陳祭。故先王候之以田。禮記所謂豺祭獸。然後田獵是也記所言蓋以豺取獸為田獵之候。豈豺果知布獸陳祭乎。豺乃祭獸季秋深矣

露為霜。草木侵尋青變黃。已看洞庭遇風下。空

傳石谷待時長。陌頭淡淡殊常況。林際蕭蕭有

底忙。莫怨眼前饒寂寞。明年依舊繪春芳。草木黃落

坏户由来又幾旬。順時俯首養元真。行藏任運本無事。動靜隨宜自有倫。伏氣可辭飲與食。存身將以屈為伸。秋官穴氏稱攻火。意謂失之類不仁。

周禮。秋官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乃可得之云云。余以為獸順時入蟄。燒其食以誘殺之。是乘殆不仁。與王政相戾。且蟄獸所聚食物。皆藏於穴中。從無積於穴外者。按國語謂野鼠藏食穴為鼫齧黍陌。今口外山野多地鼠藏食之穴。信而可据。又按漢書蘇武傳。武既至海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顏師古注云

去謂藏也考字書去與弃通足為藏食穴中之論乃注周禮者謂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而得之其外甚矣蓋由未悉壯方物加妄以己意强釋經文向亦無辨訂之者故不免沿訛至今耳

蟄蟲咸俯。

以上第三册

十月立冬節三候。

元冥司令氣初凝。應候因之水始冰。纔見流澌輕泛沿。旋看浮片已成凌。魚遊嫌此凝何至。狐聽增他疑不勝。掬取最宜玉壺置。龍標佳句亦堪稱。水冰

始

水寒土暖有前郤。其凍亦因先後分。陽氣微輸陰氣盛。冬風烈異夏風薰。閉藏權止

發生物。堅結都欣重載牽冬月既凍以後地始堅實重載之車乃得驅行無阻著得坤為地初六。厥機早示履霜文。地始凍

雉之類本自多名。按爾雅鷂諸雉注云即今雉此外又有鸐雉鷂雉鳪雉鷩雉海雉山雉鶾雉雉雉鷂雉翬雉之分。皆以毛色異名。而蜀鷂鵫鸐又以四方為別其實總不離於雉也為蜃由來屬化生。究亦何人得親見無過食耳浪傳聲。周書明註立冬節。梵典早聞乾闥城。幻囿因真真亦幻。底從月令考聞評雉入大水為蜃十

月小雪中三候。 雨過天晴餘水氣日光相射

彩虹披。每於夏出原為慣。謂曰冬藏頗覺遲。虹每因雨霽夕陽照映而成。夏日恒見。至秋已弗恒見。謂應小雪後似遲。何處應真成道去。梵僧有成道者。其化身或乘虹橋而却見梵典。更傳仙侶設橋移。

霽霄峯目都無見。盡洗煩言却合宜。虹藏不見。天地不交七月否。然其間尚有三陽。孟冬坤卦陰之極。下降上升時則當。奇以輕清靜為斂。偶惟重濁動還藏。弗恒闢亦豈恒闔。来復非遲七日將。天氣上升地氣下降。上升下降弗相應。閉塞其間若弗遲。

息以為消消以息終由於始始由終生機默運誰能識造物鴻功自不窮王者奉天無二道一心祇在體元中閉塞而成冬十一月大雪節三候鶡鳥夜鳴曰求旦金禽曙唱類司晨隋書禮儀志雞是金禽遇冬乃便噤其喚報曉何當認作真贊郭璞既稱飾武士傳袁淑真又紀服幽人較於反舌無聲異寒暑其間實不倫反舌無聲是畏暑也鶡鳴不鳴則畏寒也其畏雖同而寒暑實異云鶡鳴不鳴畏熱由來百獸情獨惟虎更

較他蟲。故其交在仲冬。候亦必胎而七月生。

見家語已是從風著於象。要當格物致乎精。泰山

原自喻為政。負子渡河語豈誠。虎始克按後漢

書劉昆傳。載昆為宏農太守。仁化大行。崤嶧道

向多虎。皆負子渡河。云云。夫虎猛獸也。止知藏

林藪。逐鹿豕以養其生。太守仁政。虎安得知之。

又豈能推太守意不傷民而去。一一負其子以

行哉。范蔚宗紀此。第欲揚劉昆之美。而適以滋

有識者之疑。實無取也且其說或因禮記孔子過泰山苛政猛於虎之言。倣而為此不知苛政猛於虎。乃指物喻政。不失為正。若謂虎知善政。而相率渡河。則事所必無。向曾作文辨正之。

荔草原非荔枝樹。其名不一已紛焉。荔挺草類與荔枝樹名相近而實非。又薜荔。香草。見離騷。草荔。草如烏韭。見山海經。又漢武帝得南越奇草異木。起扶荔宮植之。雖皆以荔為名而與荔挺俱無涉也。始生自是芸同也。挺出。當知雛實然。禮月令荔挺出。注。馬䪤也。以論傲寒誰可並。

因思得氣宸爲光設云辟火徵占驗易統驗元圖云荔不出國多火怪力亂神聖所捐荔挺出十一月冬至中三候。凝冬自不凍黃泉蚯蚓居之安則然絕飲已同龍與蟄伏眠何異兎爲跧別名豈必巴人辨本草巴人謂之胸腮充操惟應仲子堅。早是一陽生子半即看啟戶答芳年。蚯蚓結月令曾將塵易麋。傳訛難訂始於誰。山莊夏五麋恒見。海子冬中塵考知。設匪真經親試之。其差亦豈易爲移。慄然

恪復驩然笑記載千秋率若斯麈角解　歲壬午

余既辨明鹿與麋皆解角於夏而月令之言解角於冬者則未詳何屬蓄疑者五六年丁亥冬至忽憶南苑有所謂麈者俗名長尾鹿或解角於冬亦未可知遣御前侍衛五福視之則正值其偶有已脫者有在剉僅脫其一者持其已解之角以歸乃恍然於冬至實有解角之獸月令所言不為全誤第誤以麈為麋耳蓋鹿之與麋

北人能辨之而南人則弗能識麈與麋亦然故注疏家沿譌襲謬無有辨證之者乃至以鹿為山獸麋為澤獸而不知其實皆一類也因命改正靈臺時憲而月令則仍其訛以傳行已久不必改也並為之說以示信解惑焉　月值復而方值坎水泉應動更何疑氣溫原自無凍理泉得氣之溫雖冬弗凍流而為溪始結冰即井亦弗凍不過冬時微弱耳候冷亦常有弱晴律轉一陽壯於昨趵翻欒突落為瀞鏡奩

開處光明朗。詎必徹風練影披。水泉動。十二月小寒節三候。名之陽烏以隨陽曦御北移北鄉當已注意焉彼沙漠行將別矣此瀟湘由來逆旅原無定。設曰攸居曷有常。桃李園中春夜宴。李青蓮句豈為狂。雁北鄉。禽中最具性靈物。子月構巢擇向明。抵玉或緣占壘豐。桓寬鹽鐵論云。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初讀而疑之。以玉璞非抵鵲之物。而鵲亦可以不抵。因詢之和闐人之備侍衛者。則稱回部諸城。皆有鵲。而和闐獨無。且云。相傳其地不可有鵲。有則必致刀兵。地不寧。年不豐。故

和闐人見鵲即抵之。蓋和闐爲崑山旁支。其地產玉。初非所貴。用以抵鵲。容或有之。桓寬之說
不爲無據。借未詳其故耳。向曾者爲誤。以證鹽鐵論之不妄。傳枝却解爲字
生。知風因以分高下。背歲兼能避懼燕。一節袱
應憎爾者。每當望雨乃呼晴。鵲始巢禽鳴屈頸象
如勾。凡鳥鳴必屈其頸。蓋用力以揚其音也雉雊應於音義求能
識一陽回地脉。因倡百鳥發春喉。周人漫擬尚
求喻。宋帝遲懷空返羞。設以如皋論恒理。斯時
微覺先乎不。雉鳴應於春。故得其卵必於首夏。此經屢驗者。月令屬之冬。似乎過

畢實亦未之聞也雄雊十二月大寒中三候　卵生無乳

胎生乳。謂湩也。胎生者乃有。卵生者無。此雞乳之乳讀如又切柔去聲雞乳。蓋

因孚翼名。从乙从孚元鳥喻。司晨司夜玉衡精。

知時雅合為雄唱。論政還當戒牝鳴。漫道新雛

力猶弱。養成擬賽鬬場爭。雞乳鷙禽亦復名征鳥。

其性能禁風與霜。百草已枯眼益戾。三冬欲盡

力尤強。雄心勁羽方將試。華紲金環亦所嘗。

盬告他飼養都還應熟慮飽而揚。征鳥厲疾卦在坎

還文在茲亥為剛地坎為川無非氣運神而化

自台凍凝腹乃堅太液冰嬉頒賞賚萬年國俗

寓機權國俗有冰嬉之技每歲冬至後至臘月於太液池按八旗排日簡閱分等賞賚既可肄勞習武兼以勵衆施誠萬年所當遵守之善制也

恩貢元遂啟三陽泰七十二章吟以全水澤腹堅此今春所作也山

莊清暑幾餘書以遣暇閱兩旬而成因識歲月

巳亥季夏御筆以上第四冊每冊分鈐寶靜中

觀造化卍有同春即事多所欣寓意於物漱芳

御題桑麻藝植愛豳風洗盡塵氛與氣來乾隆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

藏